朝向哲學史高峯邁進的人

林建國（叔本華「意志與表象的世界」譯者）訪問記

· 雨僧

當我看到叔本華的「意志與表象世界」一書中譯本的譯者竟是這樣年輕，使我大爲吃驚，他看上去，靜靜的，清瘦而莊重。他不太喜歡說話，言辭含蓄，經過一整下午的相談，總算得到滿意的收穫，現在把我們談話的內容，擇述如左：

問：當初是什麼樣的動機（也可以說是一種興趣吧），使你翻譯這本書的？

答：我對這本書發生興趣，主要是因爲看到杜蘭「西洋哲學史話」當中對叔本華哲學的介紹引起的，時間大概是我上高三的時候，杜蘭的介紹實在寫的不錯，而協志版的中譯也譯來傳神，相信很多人看了，都曾燃起過對叔本華哲學進一步研究的渴望。

問：那麼，現在你對杜蘭介紹的內容，有

什麼意見？

答：據我現在的瞭解，杜蘭確是下過一番苦心的，大致上說也還能保持原著的精神。不過，從整體來看，坦白的說，杜蘭並沒有把叔本華哲學的精髓徹底發揮，以致於，要想透過杜蘭的介紹，來徹底領悟出我們人自己本性的偉大，和掌握住人類心靈世界最深妙的兩個現象：基督教的救世主和佛祖釋迦牟尼的經義的根源，將是不太容易。但是，以扼要的話，在一章的篇幅裏能够詮釋到這樣的深度，我認爲杜蘭已經是很了不起了。

問：你正式動筆是在什麼時候？

答：在上了大學之後，我去圖書館裏找到沛恩的英譯本。這個發現對我來說是相當幸運的，因爲，「意志與表象的世界」英譯本有二種，除沛恩之外，另一個是哈丁及肯普所譯的。哈•肯版比起前者遜色很多，錯誤之處，據後人估計將近一千個。不幸的是因爲沛恩譯本較爲艱深，因此不如哈•肯版流行。如果我一開始先接受了哈•肯版，很可能就以爲這就是範本了，如此一來，在學術的研究來講，將是一種遺憾。我開始動筆就是在這個時候。

問：好像這本書一共有二卷，你譯出的只是上卷，對不對？

答：有二卷是對的，但不是上、下卷。二卷是各自獨立，各可互相補充的，在時間上雖有完成的先後之分，在內容上，依叔本華的解釋，誰也不是誰的上卷和下卷。這是很多人誤會的地方。第一卷是他卅歲寫成的，也就是我現在所譯出來的。出版的時候是自成一個單元，並沒有冠以第一卷的名稱，而且在內容上已把所有叔本華哲學的重點都包括進去了。後來，經過經驗的體會，思慮的不斷深化，到了五

十七歲時，叔本華把自己的思想體系擴大，完成了「補編」，在出版的時候，爲了便於區別，才連同前面的那本，分別加上一、二卷的稱呼。而實際上，各有所專注之處，缺一不可。第一卷拜受青春之火所賜，第二卷則是智慧和經驗之結晶。

問：第二卷你是否計劃翻譯？

答：其實，第二卷（補編）我已完成五分之二，而且已有一部份開始請人打字，預計二年後可以出版。自譯、自編再自費出版，其中甘苦，難以一言道盡。

問：在翻譯中，你曾遭受到什麼困難？

答：第一是字句的表達方面。最先的翻譯，在後來檢討起來有許多地方是不通的，要經過譯出十幾二十萬字的磨鍊之後，才能逐漸得心應手。其次在幾個重要名詞，例如thing-in-itself（事物本身）、individual（獨立個體）、being（有）這些名詞，中文的選擇也是煞費週章。因爲，它對全書的氣勢有相當的影響。就像being，通常把它譯成「存有」，以別於existence（存在），似嫌牽强，經過數度考慮，才把它譯成「有」。最困難的是有關印度吠陀哲學的部份，因爲國內對這門體系的研究成果相當貧乏，能借助的著作實在太少。經多方搜尋，才在靡文開、李世傑幾位前輩的著作中得到啓示。

問：在一般人的印象裏，通常都認爲叔本華是一位「悲觀的哲學家」，你的看法如何？

答：這也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。我當然是不同意這樣武斷的論斷一位哲學家。他的基本思想深受印度哲學的影響，以西方文化觀點來看，自然和現狀格格不入，便以爲他的思想消極、悲觀了。以東方文化的立場來看，我們看

不出他有什麼消極，思想型態的不同，結論也就不一樣，坦白地說，講他悲觀、陰鬱的都是來自西方文明的誤解，其實，他哲學的精義和東方的婆羅門教義、佛教的經義都非常接近，它們都認爲從塵世間的超脫，乃是最終目標。不管怎樣講，每一位讀者都可在這裏面找到自己。要想評斷叔本華的思想，沒有人能替代讀者自己來作論斷。最好的辦法，是讀他的書，而且至少要讀兩遍。

問：你不以爲這是一本不懂哲學的人也能一讀的書吧？

答：這是一本任何人皆能讀的書。因爲裏面哲學術語最少，平易近人，對自然科學、人文科學都有很落實而中肯的見解。當然，看起來絕不會像看電視劇那樣輕鬆，總得要有點毅力才行。

問：我對這本書也曾稍作涉獵，知道你在譯完全書之後，並不以叔本華所揭示的觀念爲正確，而又回歸到中國的哲學思想，你能不能略作解釋。

答：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的事。用最簡單的話來說明（這就顯得有點武斷了）：西方文明是強者的文明，外向而富侵略性。而強者實質上也是一種弱的質性的表現，如鋼的易脆性。因此，叔本華在印度哲學裏得到啓示，而自西方文化求得解脫，將歐洲哲學和印度哲學帶到一個結合點，把過強的意志加以壓抑，而求得一種韌性，換句話說即是在意志的世界裏求得歸宿。其實，依中國文明的角度來看，這些都是庸人自擾，我們講的是中庸之道，是執中、肯定、不偏不倚、不過份。這是印度及西方哲學所不及的，這是我在譯完此書之後，內心最深刻的感悟。當然，我也是藉着叔本華這本書才透悟到這種層次，所以，我覺得這本書是值得我們一讀的。

問：請問你還有其他翻譯的計劃嗎？

答：第一個計劃當然是先完成本書的補編啦。之後，我的計劃有兩個可能的方向：一是繼續翻譯歐洲系統的哲學，即康德哲學、尼采哲學等；一是轉向印度哲學，即吠檀多、奧義書等。現在還沒有決定走那一條路。

× × ×

和他談完話，告別回家，我對這位年輕人更爲佩服了，這是一位多麼了不起的年輕人，五年前想做的事，五年後還在繼續做下去，而且有了成果。有很多人都是今天一個靈感，明天一個靈感，興趣來時，轟轟烈烈，敲鑼打鼓地做事，稍一不順心，發了脾氣，什麼靈感、計劃皆一脚踢到九霄雲外，烟消雲散了。

他默默地獨自爬着這一座被尼采譽爲「哲學史上的高峰」的著作，他的毅力和決心，值得我們一般人深思和學習。

缺書已久，三版問世

葉歸何處

簡宛著　散文集

從沒想到出了國仍有這麼多問題，在國內四年大學都被申請學校、考「托福」、補英文塡得滿滿；出了國，又是一座高山等你去爬，等上了山頂，又上不去，又下不來，就懸在那兒，任它飄盪、墮落……外向的人還可以嘻嘻哈哈過日子，不去想那些虛無飄渺的問題，但何嘗沒有無着的空虛？內向的人可更孤獨了……爲什麼這一代的婚姻要有那麼多的條件呢？

定價每册30元，本刊訂戶八折，一般讀者九折，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（郵票通用）